经济日报 ECONOMIC DAILY

重庆荣昌：

解开千年夏布的经纬密码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冉瑞成 中国县域经济报记者 杨露勇

左图 正在晾晒的荣昌夏布。

下图 荣昌夏布制作的折扇。 （资料图片）

非遗故事

8月初的荣昌城，天空飘飞的小雨给人舒心而凉爽的感觉，如同荣昌夏布，“丝丝的、滑滑的，细腻而绵长”。

荣昌，有繁荣昌盛之意，这里雅称“海棠香国”，是一座拥有1261年历史的文化名城。

起源于汉代的荣昌夏布，同样有着一千多年历史。汉代称夏布为“蜀布”，唐代称“筒布”“斑布”，是贡布。2008年，“荣昌夏布织造技艺”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博物馆里的编织世界

中国夏布博物馆位于“中国夏布之乡”重庆荣昌城内，是首个国家级以夏布为主题的博物馆。夏布博物馆占地100余亩，其主体建筑由24栋仿明清风貌的四合院组合而成。“夏布博物馆以展示夏布织造技术为主线，在注重对传统文化保护、展示的同时，致力于向人们介绍荣昌夏布的历史与文化。”夏布博物馆馆长敬永告诉经济日报记者。

博物馆前厅两侧用层层麻线编制成“中国夏布”的主题。两侧经纱内，放置的是纺织夏布的高机和矮机，高机靠手拉动织布机织布，而矮机则靠“飞梭”穿梭在经纬线之间织布。

博物馆除了介绍夏布生产工艺、展示夏布制作工具、实物之外，还有对夏布制作工艺流程的场景还原，如打麻、刮青、绩纱、上浆、纺麻等。“我们将制作流程按时段及成品分为三大阶段、十二道工序，完成一匹夏布的全部制作需要耗费70多个工时。”谈到夏布的制作，敬永如数家珍。

苎麻是夏布制作的主要原材料。苎麻是我国特有的用作纺织的农作物，我国的苎麻产量约占全球苎麻产量的90%以上，因此，苎麻也称“中国草”。荣昌盘龙、龙集镇发展苎麻种植基地3000多亩，年产量达到1200多吨。

据史料记载，荣昌夏布在清代以前是稀罕物，主要用作“贡品”，上贡朝廷。直到清康熙后期，才形成商品生产，并远销海内外，尤其是朝鲜、日本等地。

从小作坊到规模化生产

走出博物馆，沿仿古街道前行20米，“壹秋堂夏布坊”引起了记者注意。这里陈设非常清雅和别致：物架上、衣柜上除了服饰以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工艺美术品、生活创意品以及旅游纪念品。负责人颜先英介绍，壹秋堂夏布坊自2006年创立以来，共培训了一万多名从各地慕名而来的“拜师学艺”者。一名学员就是一颗传承的“种子”，让更多人了解夏布、爱上夏布。

颜先英即兴表演了拿手绝技——“麻布飞梭”。她熟练地坐上织布机，开动机器，梭子立刻在经纬线之间穿梭飞舞。为了不让梭子掉在地上或飞出机外，人的身体动作必须协调一致，这是需要千万次的练习才能掌握的“功夫”。

荣昌区以“基地+龙头+微企+家庭作坊”模式，发展和传承全手工编织技艺，守住夏布的“根”。重庆市荣昌区经信委副主任陈杰告诉记者，自古以来，夏布的传承多为家族内近亲相传。长期以来，夏布的国外客户也较为固定。“为解决荣昌夏布主要以坯布出口的问题，我们积极培育夏布衍生品深加工和机织夏布龙头企业，与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着力在夏布漂染定型、新产品开发方面下功夫，以拓展国内消费市场，推进夏布制品大众化。”陈杰说。

经过近20年的发展，荣昌全区现有手工织布机5000余台，年产夏布70万匹，产品种类达20多个，有夏布企业80余家，出口企业37家，配套家庭生产作坊和从事夏布织造工作人员2万余人。

近年来，荣昌夏布每年出口稳定在1亿美元左右。韩国、日本是主要出口目的地，越南、阿联酋、新加坡等新市场也在相继拓展，产品主要包括苎麻布、大麻布、机纺苎麻布、棉麻混纺制品等坯布。夏布韩服、工艺品、创意产品等新产品也相继出口到国外。

文创产品销售“逆势增长”

前不久，在一次直播活动中，荣昌区委书记曹清尧当起了主播，为荣昌夏布带货，倾力推销荣昌天运麻艺纺织有限公司的创新产品。

荣昌天运麻艺纺织有限公司展销大厅内，夏布产品可谓应有尽有：衬衣、T恤、睡衣、袜子、被套、床单、蚊帐等琳琅满目。

荣昌夏布非遗传承人——天运麻艺公司负责人马仁芬与夏布“打交道”快30年了。最初，她主要是组织村民种植苎麻，然后回收苎麻加工成坯布出口国外。“因为是卖原材料，利润薄，大头都被别人赚了。”几年前，公司开始转型，将夏布做成半成品或成品再出口，“我们不能老是为他人作嫁衣”。马仁芬说，“织一匹好布”如今成了公司的经营理念。

同时，马仁芬和她的团队将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夏布和折扇的制作工艺融合在一起，推出夏布折扇，再将夏布织造技术和现代元素相结合，创新推出一大批文创产品，如刺绣、绘画、时装等。

疫情发生以来，由于出口市场受阻，天运麻艺公司尝试推出新产品，除了夏布袜子，又针对疫情推出了夏布口罩，“市场反映出乎意料好，新产品供不应求”。马仁芬说。

在近日中国欧盟商会西南分会为瑞士、德国、波兰3国驻成都新任总领事的欢迎酒会上，荣昌夏布首次作为伴手礼送给3国总领事。

“在这个时代，纯手工工艺品已是稀世珍宝。当阳光穿过夏布，你就能看见生命的符码正在舞蹈；收藏夏布，就如同收藏民间智慧的文本；亲近夏布，似乎打通了与自我对话的灵魂通道。”天运麻艺公司墙上的几行文字，深深地打动了记者。千年夏布的密码，已烙印在荣昌人的心中。

中国夏布小镇场景。（资料图片）

人在旅途

烟雨中的扎尕那

□ 赵 梅

扎尕那藏语意为“石匣子”，是一座天然石头城中的古藏寨，位于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益哇乡。

晴空下、烟雨中，藏在深山的扎尕那，以万种风韵展示着大自然的神奇。“我平生未见如此绮丽的景色。如果《创世纪》的作者曾看见迭部的美景，将会把亚当和夏娃的诞生地放在这里。”这是美籍奥地利探险家、植物学家、地理学家和语言学家约瑟夫·洛克对扎尕那的描述。

石山是扎尕那的独特风景，或秀丽或雄奇，或柔美或刚劲，一座石山就是一道动人的风景。

沿着山路盘旋而行，过纳加石门，经幡飘飘，顺着蜿蜒而上的小路，扎尕那便越来越近了。

被云雾包裹的拇指神山，半握着拳头，唯有大拇指高耸雾海之中，惟妙惟肖。拇指山四周的山体相对低矮，山上树木葱茏，更加衬托出它的雄奇伟岸。

一路向上，那座被称为“一箭穿心”的石山和传说的仙洞，都被浓雾遮盖。

当村头的磨坊映入眼帘，村寨就在眼前。行走在村间小道上，依稀可以闻到淡淡的青稞香。寻香而去，古老的磨坊里，一位手拿念珠的老阿爸守在磨盘旁。随着水流的冲击，在磨盘的咿咿呀呀声中，青稞面就磨成了。

在“旅行者之家”牧家乐里，户主帕巴交是土生土长的扎尕那东哇村人，他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诉说着这里的变化。村民班玛次力两年前外出学习烹饪技艺，而今是牧家乐的厨师，会做一手正宗的藏餐。

包村干部巴次力向笔者讲述了村规民约、退耕还林等各项森林保护措施的实施。

扎尕那生态环境独特，当地群众形成了在川水地耕种，脑山地放牧的生产生活习惯，呈现出农、林、牧相互依存，优势互补的复合生态系统。

2013年，扎尕那村农林牧复合系统被列入中国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2014年，被评为“美丽乡村”；2015年被原国家旅游局评为“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2017年经调查考评将扎尕那村农林牧复合系统列入世界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扎尕那一步步走进了人们的视野，青山绿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

从“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转变为现在的“守护绿水青山吃生态饭”，扎尕那村民参与到了创建小康村、改善人居环境的队伍中。他们围绕藏族特色发展个体经济，农家乐、藏家乐受到游客青睐。

“洛克眼中的伊甸园”扎尕那在保护中寻求发展，走出了生态旅游发展的新路子，形成了“吃、住、行、游、购、娱”一体的生态旅游模式，吸引了大量游客“打卡”。

宁夏中卫市：

全域旅游正当时

本报讯 记者拓兆兵、通讯员杨珊报道：自2016年2月被列为国家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市创建单位以来，宁夏中卫市不断加大配套力度，高质量推进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市创建工作。4年来，累计接待游客2983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234.8亿元。

“旅游业是中卫市的支柱产业，高标准创建全域旅游示范市是中卫市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重要内容和推手。”中卫市旅游文化和体育广电局局长袁海清告诉记者。

2016年以来，中卫市开工建设旅游项目64个，完成投资50亿元，重点实施了景区提质扩容、旅游厕所建设、交通体系建设、城区文化提升改造、城市生态治理、智慧旅游建设等配套工程，旅游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打造了黄河宿集、星星酒店、仰望星空剧场、黄河3D玻璃栈桥、火车旅馆、沙漠帐篷星辰酒店等休闲度假产品。实施了以“电子票务系统、停车场管理系统、OTA分销系统、旅游大数据系统”为主要建设内容的智慧旅游项目，全面推进分时段门票预约制度，开发电子语音导览系统，逐步实现旅游服务、管理、营销智慧化。

中卫市优质的旅游资源和良好的发展环境吸引了国内的高端旅游投资者。2018年，由华正文旅投资的“黄河宿集”在中卫营业，成为网红民宿，大幅提升了中卫旅游的形象和档次。

上海国际电影节“重装上阵”

本报记者 李治国

7月25日至8月2日，2020年上海国际电影节绚丽举办。振奋人心的消息、振奋人心的电影节，迅速在国内外影视行业引起巨大反响。

突如其来的疫情，对影视行业冲击巨大。从今年2月柏林电影节举办以来，全球迄今还没有一个认证电影节能在线下举办。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国际电影节“重装上阵”，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不设红毯、不办盛典、不评奖项……这一疫情发生以来我国举办的首个重大影视类国际文化活动，更注重电影本身，更注重产业本身，更能推动产业提振重启的信心。

不妨看一组数据：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08个国家和地区的3693部影片，与往年基本持平；今年，虽然压缩了影院展映规模，但这些影片中，包括世界首映、国际首映、亚洲首映、中国首映在内的影片为232部；“一带一路”电影节联盟继续受到欢迎，成员已达44个国家、50个机构……

“这一切来之不易，我们会格外珍惜。”上海国际影视节中心主任傅文霞说，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A类电影节，他们始终与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保持密切沟通。但无论何种方案，有一个前提不会变，就是要把人民群众的安全和健康放在第一位。

论坛活动控制在50人以内，每场观影人员隔排隔座、上座率严控在30%以内……在做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工作的基础上，举办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既是信心的昭示，更是决心的宣示——战胜疫情的信心决心不变，建设好全球影视创制中心、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的信心决心不变。

严格的防控举措让线下活动大幅精简，本届电影节“云上”却热闹了不少。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图创新、求转型，用线上“云展映”、大师班“云共享”等举措，满足影迷的多样化需求。

比如，电影节与百视通共同策划了“线上影展”，《扎娜》《孟加拉制造》《姐妹》等10部官方展映影片悉数登场。选片充分体现了多元的特征，制作方出现了难得一见的阿尔巴尼亚、孟加拉国、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希腊等国家。此外，记者了解到，除了影院展映之外，本届电影节的露天展映将在上海部分地区的商圈、市民广场、社区进行，露天展映均以免费预约的方式观看。

上海市副市长宗明说，本届电影节将全面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突出文化惠民举措。

疫情之下，全球电影产业都在寻找新的转向。博纳影业集团总裁于冬认为，对于当下电影行业复工复产，最紧要的是加快恢复电影的创作，“要让创作者恢复信心，给创作者更多鼓励和支持”。

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阿里影业总裁李捷表示，观众有信心进影院，影院从业者才愿意开设更多场次。从数据来看，前景颇为乐观。

即便院线全面复工，要把观众吸引回来，还是要看质量，只有市场上整体作品质量上升，行业才会快速发展。

腾讯集团副总裁、阅文集团首席执行官、腾讯影业首席执行官程武认为，虽然人们通过网络和移动终端获得娱乐内容的门槛越来越低，但走进影院的仪式感却始终无法被替代，“这是电影带给人类社会最独特的价值”。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傅若清说：“影院必须提供上对得起创作者，下对得起观众的放映环境和放映质量。”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从业人员尽快恢复信心，电影节在去年发布长三角地区影视摄制服务合作机制的基础上，成立了长三角地区影视摄制服务联盟；上海浦东新区、松江区等发布了影视产业扶持政策与计划……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高韵斐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正在打造全球影视人的交流平台、中国影视产业助推平台、影视新人培育平台、影视文化传播平台、影视成果市民共享平台，赋能上海的城市发展和国际影视创制中心建设。

乘上专列看草原

进入暑期，为方便旅客出行，中铁呼和浩特局开行多趟“草原之星”旅游专列。西线，呼和浩特至额济纳旅游专列7月31日出发。东线，呼和浩特至呼伦贝尔专列8月1日上路。图为旅游专列车厢内部。

文/陈 力 摄影/左伟青